

敦煌文獻中圓鑒大師作品考論

鄭阿財

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

摘要

唐五代俗講盛行，史籍曾對長安會昌寺著名的俗講僧「文澈」俗講盛況有記述，然其宣講內容與相關作品，後世均未得見。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寫卷遺書中保存了不少有五代後唐至後周時期，活躍於洛陽、開封一帶的俗講僧圓鑒大師雲辯的詩文及俗講作品，此外宋代的筆記及佛教載籍也有所紀錄，本文擬根據敦煌文獻，結合史料載籍，略述圓鑒大師之事蹟，敦煌文獻中有關圓鑒大師的作品，做一總結考論。

關鍵詞：敦煌 五代 圓鑒 雲辯 講經文 押座文

一、前言

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使閱藏千年的文獻得以重見天日，其中俗講變文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大發現。早期學者如向達（1900--1966），便在〈唐代俗講考〉一文對唐代寺院俗講及俗講儀式等問題進行全面探討，以為：「俗講一辭，不見於唐以前書。唐人記此，最早亦止於元和，然興於元和以前，似可以懸測而知也。」¹而唐、宗密(780--841)《圓覺經大疏鈔》卷二有：「況此方人，百年已來，俗講之流，多是別誦後人撰造，順合俗心之文，作聲聞諷詠。…」²可知「俗講」在唐代已相當流行，並且得到大眾的接受與喜愛。又日本圓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曾記述有關長安俗講的情形，其中特別稱道會昌寺文澈法師為長安城中俗講第一：

〔開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時，拜南郡了。早朝歸城。幸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及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華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澈法師講《法華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俗講法師未得其名。³

此外，段成式《酉陽雜俎》⁴、趙璘《因話錄》⁵均提及「文淑(澈)」是元和末年俗講僧人中，最享盛名者。對於這位俗講大師，近代學者投入相當的關注，分別撰文討論。如：那波利貞（1890--1970）〈中唐時代俗講僧文俗法師釋疑〉⁶、金岡照光（1930--1992）〈再論文澈法師俗講の諸様相〉⁷等。

事實上，唐五代俗講盛行，著名的俗講僧除了長安會昌寺的「文澈」外，史料所載可考見的尚有圓鑒大師雲辯。文澈雖然享有盛名，然其宣講內容與相關作品，後世均未得見。圓鑒大師雲辯除了宋代的筆記及佛教載籍有所紀錄外，《全

¹向達，〈唐代俗講考〉，《燕京學報》16，1934年，頁1-13。

²見《卍續藏經》，14冊，頁247。

³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北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369。

⁴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5〈寺塔記〉：「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瞬。元和末俗講僧文淑(澈)裝之，筆跡盡矣。」

⁵趙璘《因話錄》云：「有文淑(澈)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衷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舞扶樹，愚夫治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

⁶載《東洋史研究》4卷6期，1936年，頁1-24。

⁷載《東洋學研究》3，1969年，頁69-84。

唐詩》也存有相關詩篇，而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寫卷遺書中更保存了不少有關他的詩文與講唱作品，從這些作品與相關文獻可以考知圓鑒大師雲辯為五代後唐至後周廣順初年，活躍於洛陽、開封一帶的俗講高僧。余曩昔撰寫《敦煌孝道文學研究》，曾探討〈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⁸，並搜羅敦煌遺書中有關圓鑒大師雲辯的作品，略做論述。1989年周紹良先生曾撰〈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⁹，對爬稽史料載籍，略述圓鑒大師之事蹟，並介紹保存在敦煌殘卷中圓鑒大師的作品〈二十四孝押座文〉、〈十慈悲偈〉及〈與緣人遺書〉等¹⁰。余多年來對此亦多加以關注。去年八月秋浦先生往生，為緬懷先生，特將敦煌文獻中圓鑒大師的作品做一補充考論，以表彰先生於敦煌研究之貢獻。

二、史料中之圓鑒大師雲辯

據《續高僧傳》所載，陳時亦有高僧名「雲辯」者¹¹，然當非此雲辯。而「圓鑒」一名，除見於《全唐詩》外，敦煌寫卷法藏 P.3720、P.3886 有〈五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一首〉，其題下署「右街千福寺內道場應制大德圓鑒」。按：P.3720 為悟真受牒及長安高僧贈悟真詩鈔，其中人物「悟真」及右街千福寺的「辯章」、「宗宦」、「彥楚」、「子言」等，均活動於唐宣宗大中、咸通年間，知此〈五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作者「右街千福寺內道場應制大德圓鑒」顯非〈二十四孝押座文〉的作者晚唐五代的圓鑒大師雲辯，而是《全唐詩》卷 590 李郢〈送圓鑒上人遊天臺〉、卷 652 方干¹²〈桐廬舊居便送鑒上人〉等所提及的唐宣宗大中年間長安右街千福寺內道場應制僧圓鑒。

敦煌文獻〈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等作品中所提及的圓鑒大師雲辯，是五代後唐至後周間，任左街僧錄的法師。其事蹟除作品內容所及外，史料文獻所載，隻言片語，亦偶有可資考知者。如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一即記載有關雲辯與楊凝式交游之事蹟，其文云：

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在洛，多遊僧寺道觀。……有談歌婦人楊芋羅，善合生雜嘲，辨慧有才思，當時罕與比者。少師以姪女呼之。每令誦

⁸見拙著《敦煌孝道文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3月，頁457-522。

⁹載《佛教文化》創刊號，1989.12，頁2-7。

¹⁰關於雲辯的作品，陳作隆先後有〈敦煌寫本「讚普滿偈」之掣鑽〉（《東方宗教》30，1967年10月）、〈釋雲辯及其詩文〉（收入〈中世中原社會史料鱗片類述〉，載《華學月刊》24期），1973年12月，頁38-53）、〈關於五代名僧雲辯的「詩」與「偈」〉（《東方雜誌》副刊9卷2期，1995年8月，頁68-74。），曾做過一番介紹。

¹¹見《續高僧傳》〈習禪篇初本傳〉「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大正藏》，49冊，頁562-563。

¹²李郢，唐宣宗大中年（西元856）登進士第；方干生於唐憲宗元和四年（809），約卒於昭宗文德元年（888）。

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真秦青、韓娥之儔也。少師以姪女呼之，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辯），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祀祝之辭，隨其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構。少師尤重之。

雲辨（辯）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辨（辯）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於簷前重絲而下，正對少師僧前，雲辨（辯）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著，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辨（辯）。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絹五匹來。雲辨且笑，遂以絹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喫得肚聳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眾生。」（原注：蓋譏雲辨體肥而肚大故也）雲辨（辯）師名圓鑑，後為左街僧錄，久之遷化。少師失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真跡絕少。其寺觀所書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沒，牆壁摧壞，十無一存，可為惜之，可為惜之。

13

上文所引「嘲蜘蛛」詩，見載於《全唐詩》「楊苧蘿」詩中，其詩云：

楊苧蘿

〈詠垂絲蜘蛛嘲雲辨〉

（原註曰：洛陽歌婦楊苧蘿，聰慧有才思。楊凝式甚憐之。時有講經僧雲辨在座，忽檐前蜘蛛垂絲而下，正對苧蘿與僧前。楊笑謂苧蘿試嘲，得著，師奉絹五匹。苧蘿應聲成。辨體充肚大，故云。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辨慚且笑；奉之如數。）喫得肚聳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眾生。¹⁴

可見《洛陽縉紳舊聞記》所載的歌者即五代時洛陽善合生雜嘲的談歌婦人楊苧蘿。楊苧蘿生卒年里不詳。然其與雲辨相嘲事亦涉楊凝式，因此從楊凝式生平則不難推知其活動之時間與空間。

考楊凝式(873---954)字景度¹⁵，自號「癸巳人」、「楊虛白」、「希維居士」、「關西老農」。性狂傲縱誕，人稱其「楊瘋子」。天祐二年登進士第，歷仕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顯德元年，卒於洛陽，年八十二。凝式博覽經籍，富有文藻，能文工書，大為時輩所推。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記殆遍。人評其書「筆跡適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

¹³見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一，「少師佯狂」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5。

¹⁴見《全唐詩》卷870，（北京：中華書局），頁9871。

¹⁵楊凝式生於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卒於後周世宗顯德元年（954）。

縱逸」《舊五代史》卷118有傳。雲辯與楊凝式交游，則可推知雲辯活動之時空矣。

此外，宋、志磐《佛祖統記》卷四十二「法運通塞志」下有云：

天成元年（九二六）誕節，敕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殿談論。¹⁶

又同書卷五十二「國朝典故」下亦云：

唐莊宗聖節，敕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殿談論。¹⁷

而宋、贊寧《僧史略》卷下亦云：

石晉之時，僧錄雲辯多誕日談讚，皇帝坐視累對論義。¹⁸

可見後唐莊宗、明宗乃至後晉時，雲辯和尚每於聖誕之日，奉敕與道士入殿講談。敦煌寫本 P.3808 有《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是今存最為完整的一篇講經文，便是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月九日聖誕，延請高僧於中興殿講《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講經底本。

按：天子降誕之日，設置內道場，請儒釋道三教昇座讚論，始見於唐德宗時。《冊府元龜》卷二有云：

（德宗）十二年四月庚辰帝降誕之日，近歲嘗以其日會沙門道士於麟德殿講論。帝每謂三教與儒教所歸不殊，但內外跡用有異爾。是日兼召儒官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四門博士章渠牟，與沙門談延，道士萬參成等數十人迭昇講座，論三教。¹⁹

《五代會要》卷十二亦云：

後唐天成元年十月十一日敕：「上國兩街僧道，自前賜師號，不數人而已。至於賜紫，並係特恩。近日諸道州府，因應聖節表薦僧道頗多，宜令中書門下，此後凡有諸處不係應聖節而推薦僧道，不得等閒申發章表，請行命服師號。」²⁰

圓鑒大師雲辯，乃五代時三教談論師，歷經後唐、後晉、後周諸朝，尤其後唐明宗、後晉少帝時，每於帝誕日，入內道場，或談論三教，或開筵講經，或談讚論議，實為當時佛教界德高望重之高僧大德，更是五代時，頗受洛陽、汴梁仕女尊崇愛戴之高僧。

雲辯為五代時佛教界德高望重之高僧，經常出入宮廷宣講、談論，當非一般俗講僧，「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尊用舊本」，而是敏於應

¹⁶見《大正藏》，冊49，頁391。

¹⁷同上註，頁456。

¹⁸見《卍續藏經》，150冊，頁315。

¹⁹見《冊府元龜》卷二，「帝王部二」「誕聖」條，（台北：中華書局，年），頁22。

²⁰見《五代會要》卷十二，「雜錄」條，（台北：世界書局，1979年），頁151。

對，精於文學的俗講僧。而以下敦煌文獻中有關雲辯和尚之講唱及詩文作品，可為證明。

三、敦煌文獻中的圓鑒大師作品

(一)、〈二十四孝押座文〉

敦煌遺書〈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今所得見計寫本三件，編號為：英藏 S.3728、法藏 P.3361、俄藏 DX.1064；刻本一件，編號為英藏 S.P.1 (G.8102)。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均有校錄。

S.3728 (G.7511)，卷子本。正面為〈乙卯年押衙知柴昞司安祐成牒五通並判〉，首尾俱完，計 55 行，末有倒書雜寫「不過孝順也唱將來 宣賜 雲辯崇夏寺尼三月講為修本寺」。卷背分抄五部：一為〈大唐玄宗皇帝問勝光法師而造開元寺文〉；二為〈大藏經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上卷〉；三為〈建造舍利塔文〉；四為〈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五為〈二十四孝押座文〉。

S.3728 〈二十四孝押座文〉，首尾俱完，凡 37 行。首題「押座文」、「右（左）街僧錄圓鑒大師賜紫雲辯述」。起「世間福惠，莫越如來」，訖「甘旨何須父催，要似世尊端正相」，歷來著錄均缺末句「不過孝順也唱將來」。按：原卷正面「柴昞司牒五通並判」，末有倒書雜寫「不過孝順也唱將來 宣賜 雲辯崇夏寺尼三月講，為修本寺」，而第五通下有倒書「佛殿，請一人為首，轉化多人，每人化錢二十五文，足佰充修，上件功德偈詞十首，便是教化疏頭。」文字正相銜接，當是卷背押座文之接續，可見此〈二十四孝押座文〉首尾完俱，並無殘缺。

法藏 P.3361，卷子本。正面為〈二十四孝押座文〉，背面為〈嘆百歲詩〉。此本〈二十四孝押座文〉，首尾俱完，凡 28 行。首題「押座文」、「左街僧錄圓鑒大師賜紫雲辯述」。

俄藏 DX.1064 冊子本，殘存〈二十四孝押座文〉最末三行六句。全文：「佛道孝順為成佛本，事須孝順向爺孃/見生稱意免輪迴，孝順能消一切災/要似世尊端正相，不過孝順也唱將來」²¹。

S.P.1 (G.8102) 此件係刻本。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著錄作「斯七」。按英藏漢文寫卷編號斯七，乃佛經卷子，未知王重民所據為何？今檢英藏敦煌文獻有印刷文獻 (Printed Documents) 一十九件，其第一件即本卷。此刻本首尾完俱，凡 256 行。首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

按：〈二十四孝押座文〉，P.3361 及 S.3728 寫本均題有「左街僧錄大師賜紫雲辯述」，既言『述』則當有所承，由此可知二十四孝說之產生當在雲辯之前，

²¹見《俄藏敦煌漢文文獻》7，頁 294。

惟今不得其詳，是以〈二十四孝押座文〉乃今所知最早有關二十四孝之文獻資料矣。

圓鑑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內容所稱述之行孝事跡，則僅九人耳。即：

1. 「目連已救青提母」指「目連救母」事。
2. 「我佛肩舁淨梵王」指「釋迦為父舁棺」事。
3. 「萬代史書歌舜王」指「大舜至孝」事。
4. 「千年人口讚王祥」「臥冰魚躍義難量」指「王祥臥冰求鯉」事。
5. 「郭巨願埋親子息」指「郭巨埋兒」事。
6. 「老來歡著綵衣裳」指「老萊戲綵娛親」事。
7. 「泣竹筍生名最重」指「孟宗哭竹生筍」事。
8. 「正醒熱天須扇枕，遇嚴凝月要溫床」指「黃香扇枕溫床」事。
9. 「共樹共枝爭判割，同胞同乳忍分張」指「田真田廣田慶兄弟」事。

名爲〈二十四孝押座文〉然所稱述孝子事蹟卻未見二十四孝之全者，蓋以押座文乃唱經題前或開講正題前之吟詞，爲唱經題，正題之先聲。蓋聽俗講之緇俗眾，於聞鐘而至之前，均各事其事，初至道場寺院之中，喧嘩吵雜未能專心致志，或心神未定，故於大眾坐定之後，先吟唱押座文，以鎮攝座下聽眾收斂心神，淨攝專仰，志心靜聽。是其作用猶後世詞話之入話，話本之楔子。旨在安靜大眾，以便聆聽正題而已。其篇幅簡短，隨意取材，故不必全部宣說。

又押座文既爲開講經題或正題前之吟唱，則其後當有講經、講史或講民間故事之變文。既有「二十四孝押座文」則其後理應有二十四孝人物個人之變文，宣講孝道之講經文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的存在。今敦煌文獻所見存之俗講變文中，則有宣說敷衍孝子事跡之變文存焉，如〈董永變文〉、〈舜子變〉、〈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等，而〈二十四孝押座文〉之末句作「不過孝順也唱將來」，則其下所宣說者，當即此類孝順故事之變文耳。查今所見敦煌遺書中，即有數種變文，共用一押座文者，如：S.3491〈破魔變文〉，與同卷前段〈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爲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兩變文之前，均同用一押座文。據此則〈二十四孝押座文〉亦可能爲〈董永變文〉、〈舜子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等所共用之押座文。

（二）、〈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

S.3728〈二十四孝押座文〉前，抄有〈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九行。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張涌泉、黃征《敦煌變文校注》均有校錄。首題〈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起：「三界眾生多愛癡，致令煩惱鎖相

字跡與 S.3728〈二
宣講《父母恩重經
大師雲辯之手。其

字最爲完整的一篇
應聖節講經文〉，
殿應聖節講經文〉
薛曾主持過後唐莊
《》所載便有六次，
薛，召緇黃眾於中
薛奉為應聖節，於
以下咸進壽酒，
薛相進壽酒，百官
薛，又僧道虛受等
包香囊手帕酒樂，

帝御廣壽殿，近臣獻壽，各頒錦袍，復御中興殿聽僧道講論。

5、長興元年九月九日應聖節，百官于敬愛寺齋設，帝御廣壽殿聽僧道講論。

6、二年九月九日應聖節，帝御中興殿觀僧道講論，賜物有差。²²

後唐明宗是在同光四年丙戌歲四月即位，長興四年癸巳歲十一月逝世，共計在位八年，因此應聖節講經當有八次。今所得見的史書則載有六次，其中長興三年、四年應聖節講經的記錄則未見記載。敦煌寫本 P.3808 講經文標明為《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則正可補史書記載之不足。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是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月九日，明宗聖誕，延請高僧於中興殿講《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講經底本，而應聖節入內殿講論無疑的應是當時京城洛陽地區深有文才，能講談且經常出入內殿宣講的高僧，據此以推，則當為左街僧錄賜紫的圓鑿大師雲辯。

（四）、〈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附詩十九首

敦煌寫本 P.3808，在《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後，尾題《仁王安若鈔》前，接抄有十九首七言絕句。字跡與前抄講經文同，係同一人所抄。內容不屬講經文部分，亦顯非莊嚴之辭。《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的宣講者，既是圓鑿大師雲辯，則此十九首詩作亦當屬雲辯之作無疑。其詩如下：

宋王忠孝奉堯天，算得焚香託聖賢。未得詔宣難入闕，夢魂長在聖人邊。
 瑤王英特坐岐州，安撫生靈稱列侯。既有英雄匡社稷，關西不在聖人憂。
 登峰盡節奉明君，數片祥雲捧日輪。自古詩書明有語，須知主聖感賢臣。
 幾家歡樂夢先成，欠負官錢勾卻名。煩惱之人皆快活，須交湮帝福田生。
 此時恩澤徹西東，功德河沙算不窮。不計諸州兼縣鎮，共駕牢獄一時空。
 既沾恩澤異尋常，夜對星辰焚寶香。何路再申忠孝意，開經一藏報君王。
 萬生修種行無差，方得身過帝王家。皇帝忽然賜疋馬，交臣騎著滿京誇。
 何人不解愛榮華，猛利身心又好誇。堪羨忠臣延廣口，捨容剃髮報官家。
 聖慈如似日輪開，照燭光明遍九垓。都是皇恩契神佛，天感西僧赴道場來。
 程過十萬里流沙，唐國來朝帝王家。師號紫衣恩賜與，總交將向本鄉誇。
 江頭忽見小蛇蟲，試與捻拋深水中。因此碧潭學養性，近來也解使雷風。
 閔見枯池少水魚，流波涓滴與溝渠。近來稍似成鱗甲，便道群龍總不如。
 見伊鸚鵡語分明，不惜功夫養得成。近日自知毛羽壯，空中長作怨人聲。
 可憎鴛鴦色茸茸，抬舉何勞餵飼濃。點眼憐伊圖守護，誰知反吠主人公。
 鴨兒水上學浮沉，任性略無顧戀心。可惜慙雞腸寸斷，豈知牠是負恩禽。
 蜘蛛夜夜吐絲多，來往空中織網羅。將為一心居舊處，豈知他意別尋窠。
 玉蹄紅耳槽頭時，餵飼頁交稱體肥。不望垂韁兼待部，近來特地卻難騎。
 樗榆凡木繞亭垂，伐倒何須卻又栽。只是一場虛費力，終歸不作棟梁材。

²² 同註 16，頁 26-27。

人間大小莫知聞，去就異常并不存。既是下流根本劣，爭堪取自伴郎君。

P.3808 原卷首題〈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表明講經時間是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2）九月九日應聖節，地點則在後唐京城洛陽宮廷內的中興殿。

至於尾題《仁王般若經鈔》，則表明宣講的內容是演繹《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附詩十九首，既非講經文部份，又顯與宣講內容無關。分明是宣講人雲辯所作而隨手抄錄，內容與賀節無關，然詩中涉及宋王、潞王、秦王等人事，多與後唐明宗時之歷史有關，亦可想見雲辯與後唐王室過從甚密之一斑。

（五）、〈修建寺殿募捐疏頭辭十首〉

除了〈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及所附抄詩十九首外，敦煌文獻中屬於圓鑒大師雲辯的作品，主要為英藏編號 S.4472 號的「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詩文抄並李琬抄記」。此卷計有「詩十首」二十八行、「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進十慈悲偈」二十三行、「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二十八行等，同抄於一卷。其中「詩十首」，無標題，不署撰者。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擬題作《圓鑒大師雲辯奉承君主詩》，黃永武《敦煌寶藏》擬作《圓鑒大師雲辯上君王詩十首》，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辭總編》卷三於《十偈詞》後附載此詩，題《修建寺殿募捐疏頭辭十首》。其文如下²³：

第一首：去年開講感皇情。敕旨教書雲辯名。緣得帝王重聖澤，遂令佛會動神京。筵中日日門徒集，座上朝朝施利益。聖主尋宣天使造，講堂功德立修成。

第二首：八十餘年棟樑材，頻遭雨爛與風摧。敲斜損漏門長閉，破壞荒涼講不開。寺眾見時彈指惜。遊人逢處皺眉迴。何期一講修成就，施主心中化出來。

第三首：大數資財滿二千，更由天使巧方圓。巧鏝結瓦魚丹腹，運斧揮斨恰半年。後面講當修軍備。前頭門屋蓋周全。兩般功德無虧闕。帝王門徒一講錢。

第四首：君王全不奏笙歌，感動龍神瑞應多，冬裡三迴雪爛漫，春來五遍雨滂沱。人心寬泰稱善見，稼穡豐登景象和。千載難逢明聖主，好修功德報恩波。

第五首：「良緣誰為細參詳。天子聰明與酌量。建就講堂多氣色，映來佛殿少精光。再宣勝地崇功德。特詔微僧啟道場。認取聖人修寺意。只圖良苑永安康。」

²³周紹良〈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載《佛教文化》創刊號，1989.12，頁2-7。）、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610-612。）有錄文。

第六首：衣中分減食中抽。懇意將來高座頭，對聖對凡陳懺悔。依僧依佛述因由。所棄愛惜珍奇物。已入堅牢寶藏收。佛辯再宣雲辯講，大家努力與重修。

第七首：端嚴大殿盡應難。天匠修成匪等閒。八座柱排黛玉寶，三尊聳立紫金山。深凝瑞氣通霄漢。常展慈光照世間。啟講重修成就了，奏聞須到悅龍顏。

第八首：君王年少斷驕奢，憐愛生靈事好誇。濟瞻雖然虧國力，那容不欲配人家。而今快樂須欣喜，以往煩苛可難嗟。報答皇慈恩廣大，須崇佛殿減些些。

第九首：功夫開講便為施，講得資財旋旋支。先向簷頭齊破漏，更於柱腳整傾敝。龍鱗囊網懸應速，鳳彩丹青盡不遲。三個月月中還見就，一錢管取不參差。

第十首：身健良緣要速修，人生貪愛幾時休。年侵道路應須算，分定生涯剋可憂。功德既能同意作，資糧須到自家收，感恩感義修行語，一一鋪舒在疏頭。

按：第一首中有：「去年開講感皇情。敕旨教書雲辯名。」第六首：「佛辯再宣雲辯講，大家努力與重修。」兩次提及「雲辯」，而第五首：「天子聰明與酌量……特詔微僧啓道場。」凡此均可印證此十首詩當是雲辯所作。

尋繹全篇內容旨意，不難看出此十首詩蓋為雲辯和尚為重修寺院發起募捐化緣而作。第十首總括全詩，其詩句中便有：「一一鋪舒在疏頭」。

周紹良〈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一文有云：

從詩意體會，雲辯於作此詩之前一年，曾持詔啟建道場，奉敷開講，極為成功，傾動洛陽，因之招致捨施，由於皇帝賜與，一些人也大行捐助，遂使這座寺廟得以重新修復，並蓋了講堂。這座寺廟應該就是長壽寺？

詩雖十首，但全屬「感恩感義」之語，可能是陳送給漢隱帝劉承祐看的，因之詩中之「君王年少斷驕奢」，即頌揚漢隱帝劉承祐，他以十八歲即位，故云「年少」。那麼這詩的寫作年代可以斷定是在乾祐二年左右(949)，賜金修建長壽寺者，當是漢隱帝劉承祐之高祖劉知遠。²⁴

此偈辭即雲辯為重修長壽寺殿講堂向人募捐化緣，用來說明募捐緣由的疏頭。又P.2603《讚普滿偈》為再修普滿塔之疏頭。其辭前小序有云：「謹課偈詞十首，

²⁴載《佛教文化》，創刊號，1989年12月，頁4。

便當疏頭。」且詩中遣詞用句多與此十首相似，足見其性質相同。

(六)、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進十慈悲偈

S.4472 號的「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詩文抄並李琬抄記」抄錄的第二部為「十慈悲偈」，首尾俱完，凡二十三行。首題：「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進十慈悲偈」。錄文見周先生〈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全文如下²⁵：

君王

君王若也起慈悲，恩及三邊及四夷。每念千官如骨肉，三軍上將比親兒。
慈心既得宮中喜，□□□□□□□。撫育黎民沒高低，惡殺好生王道正。

為宰

為宰若也起慈悲，憂國憂家道不虧。匡贊一人行聖德，亭騰四海總和毗。
既能奏諫當三殿，又且清通閏百司。若勸君王能化治，無征無戰勝堯時。

公案

公案若也起慈悲，不合規謀不合為。每看公案驚心碎，擬斷危人痛重淚。
又與屈人能洗雪，事當不差與平持。如此用心常不退，子孫昌盛更何疑。

師僧

師僧若也起慈悲，道德馨香遠近知。密絹慮泉恐傷命，薄羅籠燭怕蛾癡。
儀容淡淨無諠雜，言語柔和無改移。憐愛眾生心不退，方便忍辱出家兒。

道流

道流若也起慈悲，仙鶴靈龜步步隨。末省合和傷命藥，不曾吟詠諷人詩。
書符專覓邪魔救，鍊藥常尋病士醫。一行好心無退改，因茲滿國號天師。

山人

山人若也起慈悲，仙鶴長時念國危。殺重病人由出藥，至貧窮者也來醫。
今知病本教將息，說與年災教保持。若此用心招吉慶，不勞香火祀神祇。

豪家

豪家若也起慈悲，悲憐貧寒行好施。機上用機何要學，利中生利不須連。
親情久闕恩憐取，奴婢辛勤體息伊。處處用心除我慢，人生能得幾多時。

當官

當官若也起慈悲，得勢恩波政好施。變急為寬因諫勸，轉深或淺自當黎。
祇施公道行陰德，莫向官中獻巧機。常日只能行此行，是何災禍敢相欺。

軍件

²⁵周紹良〈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載《佛教文化》創刊號, 1989.12, 頁 2-7。)、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 (北京: 中華書局, 2000 年 6 月, 頁 612-614。) 有錄文。

軍件也起慈悲，為為國輸忠志不移。難理人家堪撫恤，范中方便好施持。
 遇逢財寶依稀取，怕怖眾生聰聽伊。如此用心常不退，便如親禮釋迦師。

關令

關令若也起慈悲，小小經商潤借伊。力出身中血作汗，擔磨肩上肉生肌。
 覓些宜利寧辭苦，趁大程途力盡疲，不用重重苦邀勒，從伊覓利養妻兒。

周紹良〈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一文云：「此十首詩與前十詩是連續寫在同一个卷子上的，詩題作雲辯進《十慈悲偈》，看來前詩是送給當時皇帝的，可能由於份量單薄，所以雲辯又所作《十慈悲偈》附錄於後。」²⁶

按：S.4472 號蓋為後人抄錄雲辯詩文的卷子，內容有缺題「詩十首」、「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進十慈悲偈」、「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等及「長白山人李琬蒙沙州大德清抄記」²⁷。因此《英藏敦煌漢文文獻》著錄作「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詩文抄並李琬抄記」。由李琬抄記可知此卷雲辯詩文抄乃因沙洲某大德「參尋聖境，遠達梁京」，與「長白山人李琬」相過從，於顯德元年春月請李琬為鈔雲辯詩文，攜歸沙洲。

(七)、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

S.4472 號的「左街僧錄圓鑒大師雲辯詩文抄並李琬抄記」抄錄的第三部為「與緣人遺書」，首尾俱完，凡二十八行。首題：「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全文如下：

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

雲辯言：蓋聞五須彌之高峻、劫盡猶平，四大海之滔深，曆數潛息。輪王相福，無踰於八萬四千；釋迦裝嚴，難過於七十九歲，咸歸化跡，並掩遊蹤，無移於天上人間。或處於淨方斯穢。未逃化蝶，豈勉蛻蟬，在色身不違來去，今則忍號染幅，輟喘伸誠。感多而徑世慙慙，悲切而辭朝珍重，竊以雲辯師資幼禮，艸歲拋親，割恩愛智慧峰前，棄榮華於解脫林畔，螢窗夜就，討諸佛出世之因緣；蟾影夕窺，究賢聖離塵之旨趣，可以心猿有絆，意馬無馳，曉浮生於一照燈中，覺幻化於圓明珠內。爾後漸增僧臘，潔自緇流，披維摩多達之經文，悟金粟慈悲之義喻，荐逢昭運，數值時，別俗俾隔於三鋒，名弟獲彰於四水。聚非白足，難衛赤鬚，承明聖之師章，授德皇之服命。累沐見遇，禮戰教門，兩京之演法，年深德薄自量鄭露，而又偏受染苑信士曲獎微情，每推於帝闕皇都，迴維持於神京勝府，雖未及籌盈右室，粗曾侍金相玉毫，談不二之玄空，建真宗之樓閣，此翼常敷，

²⁶周紹良〈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佛教文化》創刊號，1989.12，頁5。）

²⁷題記全文為：「大德參尋聖境，遠達梁京，偶因聽視清談，說本造風化，而乃頓回愚意，傾心歸依。二年來往，一無供須，所令累紙揮毫，故並辭彈切認。廣敬西天贊語，多重東國文章，更能無染無違，必究真空真義。時顯德元年季春月冥開三葉，長白山人李琬蒙沙州大德清抄記。」

聖義永誘，緣人勸門徒出拔於六塵，化俗諦免離於八苦。誰為無常病惱，電影疾侵，調四大以乖方，治三瞋而無據，自春得假，省覲五墟，次及夏中，爰泊浴內，揣量瑣昧，未越明朝，將期角謁上京，仰俟重瞻聖主，豈料膏肓難差，落照易昏，二暑催而針藥無微，五行離而符醫失度，即於今載夏六月二十八日，忽覺里病困楚，舉止蒼惶，對爐之灰色多寒，映像之燈光少焰，悲風颼颼，飄遼而大夜遄臨，愁霧重重，霜慘而爭存喘息，平生獲幸，奉聖感以祝吾，一旦偏傾，向何方而瞻禮。調御，價門抱桂，釋種無親，只有諦真，乃波羅密，古佛遺教，當為離濟之源，佳聖首歸，是救勞生之本，好住檀信，善保良因，儻存堅固之心，定達菩提之路。淚如圓管，血滴方袍，千萬遐邇，緣人莫退道心，佛子

時廣順元年六月十八日遷

按：前文五、六二件及本件，同為英藏編號 S.4472 號寫卷。「左街僧錄圓鑿大師雲辯詩文抄並李琬抄記」。此卷計有「詩十首」二十八行、「左街僧錄圓鑿大師雲辯進十慈悲偈」二十三行、「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二十八行等，同抄於一卷。其中「詩十首」，無標題，不署撰者。

按：左街僧錄乃指其受命之僧官職位，而賜紫沙門則為獲得最高榮譽之高僧，惜歷代高僧傳均無有關圓鑿大師雲辯之記載。就上列敦煌文獻觀之，P.2603「讚普滿偈」尾題有：「開運二年正月 日，相國寺主，上座賜紫弘演正信，當講左街僧錄圓鑿」，斯四四七二「與緣人遺書」尾題有「時廣順元年六月十八日遷」。開運二年（945）為後晉少帝年號。廣運元年（951）為後周太祖年號。知 P.2603 號寫卷與 S.4472 號寫卷之左街僧錄圓鑿大師雲辯當是一人。而讚普滿偈，乃圓鑿大師於再修普滿塔時求化錢而作之十首偈詞，S.4472 號詩十首則為雲辯和尚因君王重修佛殿，詔雲辯啓道場開講而作。又 S.3728，「二十四孝押座文」其首題「右（左）街僧錄圓鑿大師賜紫雲辯述」而卷末與正面接書「紫場司」下有「宣賜雲辯崇夏寺尼三月講，為修本寺佛殿，請一人為首，轉化多人，每人化錢二十五文足佰，充修上件功德，偈詞十首，便是教化疏頭。」與 S.4472 號之「十慈悲偈」所述吻合，足證「二十四孝押座文」與「讚普滿偈」、「詩十首」、「十慈悲偈」、「與緣人遺書」同係雲辯一人所作。

周紹良〈五代俗講僧圓鑿大師〉一文，根據〈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結合《洛陽緝紳舊聞記》，以為：圓鑿是法名，號雲辯。幼年出家，勤苦修持參學，堅定地研究釋典，因能「有文章，敏於應對」。頗長於俗講。天福十二年(942)六月，後漢高祖劉知遠至洛陽，雲辯以俗講受恩遇，修復長壽寺，重整講堂，即與楊凝式，楊苧蘿調笑之時。後被任命為左街僧錄。後漢隱帝劉承祐即位，雲辯修建寺廟完畢，遂寫了這十首詩表示感激，因之詩中才有「去年開講感皇情，敕旨教出

雲辯名」的句子，並頌揚了「君王年少斷驕奢」。不久，周太祖郭威受禪，而雲辯亦於是年（廣順元年，951）六月二十八日逝世。²⁸

（八）、讚普滿偈

今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為 P.2603，首尾俱完，凡四十八行，首題「讚普滿偈」，另行。題後為小序，序號為「偈詞十首」，卷末有題記云：

開運二年正月 日，相國寺主，上座賜紫弘演正信，當講左街僧錄圓鑑。

知圓鑑大師雲辯於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以相國寺主之身份，為其寺東塔普滿之重修，而作偈詞十首以化錢，P.2603 卷《讚普滿偈》卷首末署作者，卷末稱弘演正信、當講圓鑑，其作者當為弘演，而宣講則由雲辯擔任。《宋高僧傳》卷二六《唐今東京相國寺慧雲傳》記有唐至德年中普滿塔初建始末，與雲辯詩中「至德年修歲月遙」、「造立經今二百秋」等正合。又《宋高僧傳》卷七《梁東京相國寺歸嶼傳》記歸嶼「至後唐清泰三年十月十日，謂門人洪演曰：『余氣力憊然，無常將至，汝好住脩進。』」與開運二年時隔九年，疑洪演即題記中的「相國寺主上座賜紫弘演」。此「讚普滿偈」，內容歷敘普滿塔歷史、形制、修塔背景等各方面，並贊頌重修之盛舉。雖非雲辯之作，然為雲辯宣講所用之偈詞。全文如下²⁹。

再莊嚴普滿偈六囊網，別置兩層板舍，抽換鉤闌及內外泥飾，赤白軟互等，都計材料錢一千五百貫文。奉為國及六軍萬姓，再修普滿塔。開讚、請一人為、轉化多人。每人化錢十文足百。謹課偈詞十首，便當疏頭。

第一首：勝事難逢切要知，敢怖聰鑑細尋思，新春法會開張日，四海平戈
偃息時。佛事茸修唯在信，君恩酬報更何疑；同裝普滿浮圖意，
總在微僧十偈詞。

第二首：巍峨長惹瑞煙濃，奇絕般輪顯盛蹤。燦爛金□過百尺，玲瓏料拱
疊千重，風高佛寺鳴天樂，雪霽神州聳玉峰。幾度曾登瞻宇宙，
一層內禮紫金容。

第三首：造立經今二百秋，尋細碑記見因由。通靈聖跡何方遇，冠古神功
沒處求。歲月漸遙緇侶惜，雨風頻歷信心憂，殊常勝境摧殘後，

²⁸周紹良〈五代俗講僧圓鑑大師〉（《佛教文化》創刊號，1989.12，頁6。）

²⁹較早有陳祚龍的〈敦煌寫本「讚普滿偈」之掣鑽〉一文（《東方宗教》30，1967年10月），逐錄寫卷原文；晚近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亦有全文校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616-618。）

滿國人心總願修。

第四首：何人逢此不開顏，幾度遨遊意自閑。裏面睹如千聖窟，外邊看似八珍山。雲程漸喜將身上，月桂仍疑展手攀。每度下來迴首望，如從天上到人間。

第五首：崔嵬霄漢出金輪，鴈陣衝來到此分，勢聳三層百里見，名通十絕八方聞。窗間客至風難立，影裏僧居日易曛。經歷歲深微故暗，再修今遇聖明君。

第六首：見說初修羅漢僧，夷門行化現威神。連淮接海求梁棟，以電如雷運斧鉞。碑上細微鐫盛事，佛前端正塑全身。當時寶塔新修因，此會爭無見者人。

第七首：春天曾上看京華，景引吟情到目斜；極目樹芳堆錦繡，近城河勢曳雲霞。簫韻美韻和風散，富貴朱門翠柳遮。西北皇樓連玉殿，紫雲深處殿王家。

第八首：修後經今幾歲華，惡風狂雨莫能遮；鉤闌總落朱膠色，料拱全消軟互花。近日轉加添破碎，是人無不起傷嗟；講開敢望莊嚴就，全仗深園百萬家。

第九首：至德年修歲月遙，塼階經雨滴來坳；畫簷壞為多蟲穴，丹腹指緣足鳥巢。塵染御書懸戶額，風飄蛛網桂林梢；今開講會同嚴飾，施利全憑導首抄。

第十首：十首詞章讚不周，其如端正更難儔；高低自有神靈護，晝夜爭無聖眾遊。相好已知通國憎，功多須是大家修；微僧敢勸門徒聽，直待莊嚴就即休。

四、結語

由上文所論述可知，唐五代著名的俗講僧，除了「文激」外，敦煌文獻所保存及史料所載可考見的尚有圓鑒大師雲辯。不但有雲辯俗講的活動紀錄，還在敦煌文獻中保有不少有關他的詩文與講唱作品。其中屬講唱文學的有〈二十四孝押座文〉、〈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等三篇，〈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佛教宣揚孝道的重要作品，雲辯此篇深受歡迎，其他俗講僧每據以宣講，因此乃有刻本的出現。至於〈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則是今存最為完整的一篇講經文。於考論講經文之性質、體制尤具價值。

有關詩文則有〈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後附詩作十九首、〔修建寺殿募捐疏頭辭十首〕、〈十慈悲偈〉及〈與緣人遺書〉等，此外〈讚普滿偈〉十首

雖非雲辯所撰，然為雲辯宣講所用之偈詞。從這些篇章可見字句鍛鍊頗為精純，用辭掇藻亦多見學養。隸事用典之精當，句法對仗之工巧，音聲節奏之迭盪，更足見其文學造詣，實非一般俗講僧可比。

又據雲辯這些作品，結合《洛陽縉紳舊聞記》、《冊府元龜》、《五代會要》及《佛祖統紀》等載籍資料，可推知圓鑒大師雲辯乃五代後唐至後周廣順初年，活躍於洛陽、開封一帶的俗講高僧。「有文章，敏於應對」且長於俗講。

Study on the Works by Master Yuan-jian in Dunhuang Literature

Cheng A-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Secular Sermons thriv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Historical records described the thronging prosperity of a famous secular sermon monk “Wen-xu” of Chang ’an’s Hui-chang Temple. However, no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se sermons were preserved. Among the literatures discovered in Dunhuang, there are quite an amount of prose, poetry, and works of secular sermon by a secular sermon monk, Master Yuan-jian (also known as Yun-bian), of the Hou-Tang and Hou-Chou Dynasty; also discovered were notes and Buddhist literature of the Sung Dynasty. This study tends to jo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Dunhuang literature to relate the life of Master Yuan-jian and conduct a conclusive study on his works.

Key Words : Dun-Huang Five Dynasties Yuan-jian Yun-bian